

三島的金閣

醫技系五年級 游芯瑜同學

暴烈，無非是為了，煙硝散盡，塵埃落盡。

雖然三島由紀夫被視為暴烈美學，但我認為，暴烈不過是手段，自物哀到幽玄，抵達侘寂。如同一場盛大而殘酷的儀式，所有的火焰、轟鳴與掙扎，最終都是為了在「煙硝散盡，塵埃落盡」之後，顯露出那片絕對的、空無的、卻又充滿餘韻的靜寂之地。這條美學路徑，深深植根於日本傳統的美學脈絡之中，是一場從「物哀」（もののあはれ）出發，穿越「幽玄」（ゆうげん）的深邃，最終抵達「侘寂」之境的靈魂旅程。

物哀，哀的不是物，而是人。

「物哀」這一美學概念，常被誤解為單純的「悲哀」。然而，其精髓在於對外在事物所觸發的內在深層情感的細膩體察與共感。它是一種對生命無常、轉瞬即逝之美的深刻眷戀與嘆惋。在《金閣寺》中，「物哀」的精神貫穿始終，但三島筆下的「哀」，其對象並非金閣本身，而是透過金閣這面鏡子所映照出的、主角溝口自身的存在困境。

溝口，一個天生口吃、自覺容貌醜陋的年輕僧侶，從他父親口中，聽聞了金閣寺無與倫比的美麗。父親的話語在他心中構築了一個絕對完美的、超越現實的「虛像」金閣。「人間沒有比金閣更美的東西了。」這句話成了溝口一生的咒語。他所傾慕的金閣，從一開始就不是真實的建築，而是源自父親的敘說與母親那帶著世俗期望的、沉重的虛像。因此，當他終於來到金閣寺，初見實物時，卻悵然若失，失望不已。正是實像與虛像首次碰撞所產生的劇烈落差。真實的金閣在他想像中那個光輝萬丈的金閣面前，顯得如此平凡甚至窮酸。這種幻滅感，與他對自身口吃與醜陋的實體所感到的恥辱，如出一轍。金閣的美，非但沒有給他慰藉，反而加劇了他對自身存在的否定。物哀，哀的不是金閣，而是溝口自己。他哀嘆的是自身生命的殘缺與虛無，在金閣永恆的完美面前，他作為人的一切慾望與努力，都顯得如此可笑與無意義。

然而，金閣的美並非總是以如此具侵略性的方式壓迫他。在那些光線曖昧、界限模糊的時刻，當虛像與實像得以朦朧交融時，金閣才會對他展現出真正的、令人心醉神迷的魅力；唯有在月色迷濛、細雪妝點、雨驟風狂、湖畔青影倒映之下，在這些幽微隱密的陰翳中，現實與夢想的界限被軟化，金閣才再次變得耀眼。這正是「幽玄」之美的體現——一種深邃、神秘、不可言說的餘情與陰翳之美。金閣在這些時刻，不再是一個清晰的、否定他的客體，而是一個可以與之進行精神交融的、深不可測的幻影。

金閣，是溝口的「業」。

「業」（ごう），源於佛教概念，意指無法逃脫的因果鏈與必須背負的命運。對溝口而言，金閣正是他的業。這不僅僅是美的象徵，更是父親的遺願、母親的期待，以及整個社會對金閣作為文化符號的崇拜，所共同鑄成的一個他必須面對的、沉重的宿命。

金閣否定溝口的存在價值，否定他作為一個年輕男子對女性的自然慾望，也否定他任何平凡的理想。當溝口試圖親近女性時，金閣的幻影便會赫然出現，以其輝煌的、無機質的姿態，澆熄他生命的熱情。他所嚮往的金閣，本質上是一個虛無的幻想。而這種在即將觸及現實夢想前所感到的空虛感與虛無，正是因為他潛意識地認識到：人所希冀的，並非理想的實現，而是不停追逐著幻夢本身。一旦夢想實現，幻夢便告終結，留下的只能是現實的粗糲與空虛。因此，金閣作為他終極的幻夢，必須永遠保持其不可觸及的姿態，而這恰恰成了對他生命最殘酷的閹割。

為了達成這詛咒般的期待所必需的「秩序」，他必須壓抑所有破壞這一秩序的慾望。金閣，因此成了牢籠，是宿命，是執念，更是否定他一切存在的絕對他者。因此，金閣非燒不可。這個毀滅的念頭，並非單純的仇恨，而是一種哲學上的必然。它如同禪宗「南泉斬貓」的公案，為了斬斷僧人們對「物」（貓）的執著（惑），南泉普願禪師毅然斬殺了那隻引發爭端的美麗的貓。因此，金閣非燒不可，如同南泉殺貓，正是為了斬斷一切因果、宿命與執念的「業」。唯有通過毀滅這個外在的、壓迫他的客體，他才能從內在的執念中獲得解放。

三島的小說都有半自傳的色彩，被視為三島美學最高之作的金閣寺當然不意外。溝口、鶴川、柏木就如同一人物的三面。主角溝口的口吃，是無力，是失語，卻也是他的獨自性。口吃並不外顯，卻使的溝口無法將言語向外界傳達，成為失語者。這和三島很像，深知自己的特殊，但這特殊卻有一點奇怪，但是自己不僅認為這特殊性重要，對於與他人隔閡的孤獨還略略自豪，但卻也渴望他人理解，可是若他人產生了共鳴，這獨特似乎就不是獨特，產生普遍性，失去這獨特性的三島或溝口，好像就無法存在，充滿存在焦慮，精神與肉體又不停互相背叛。

而鶴川就像正片，單純、溫暖、純粹，所以易碎；柏木則像負片，旁觀、冷漠、殘忍、狡詐，卻對真實無比清楚。沒有人會不喜歡鶴川，但我更喜歡柏木會滅性的真實，他在文學上更具衝擊力，也更接近三島想要揭露的「真實」。柏木的殘忍與狡詐，源於他對這個世界本質的冷酷洞察。雖然和溝口依樣有生理缺陷，他卻善於利用自身的缺陷，將內翻足的醜陋化為武器，操控人性，嘲諷著追求美麗幻象的眾生。他的冷漠、他的算計、他對人性慾望的赤裸利用，呈現令人戰慄的、堅硬的「真實」。撕開溫情的面紗，展示生命華麗袍子的蟲子。他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反派，他是當一個人徹底擁抱虛無的模樣。而光明、善意的鶴川，如金閣一樣，必須逝去，必須破碎，因為那是無法回去的彼岸。

「我心想，我要活下去。」

小說最後，，溝口在親手點燃焚毀金閣的大火後，原本準備好了自盡的用具，卻在遠望業火中的金閣時，改變了主意，決定留在塵世活下

去。第一次讀時，對這結局十分失望，選擇了俗世的主角，一點也沒有三島美學該有的樣子。但現在覺得，這正是三島內心最深處矛盾的體現。溝口親手毀滅了金閣的崇高，不再為執迷於那個完美的幻影而虛無，他獲得空曠的自由。他通過毀滅那個否定他的實像金閣，破除了心中的執念，從而為自己「有缺陷的存在」爭取到了活下去的空間。然而，三島由紀夫本人，卻在1970年11月25日，完成了他震驚世人的《豐饒之海》四部曲後，於東京市谷的自衛隊基地，進行了一場極具戲劇性的切腹自盡。他以肉身為祭，企圖將他畢生追求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、行動美學等虛像，通過最暴烈的行為，定格為永恆的實像。

如果說，金閣是溝口的「業」。那對三島而言，金閣就是「生的虛無」。他深知生命從本質上是無意義的，潛意識裡也了然。但他無法像犬儒主義者或太宰治那樣，在頹廢與自嘲中無所作為地沉淪。因此，他只好用謊言包裝夢，無論是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，還是對天皇制的極端推崇，都是他極盡一切企圖在現實中扎下的「錨點」，好讓自己不再漂浮於虛無的浮塵之中。

但悲劇性在於，這些「錨點」本身，在他清醒的認知中，也是虛幻的、虛無的。他無比清楚，卻「不該」如此清楚。在想像與現實，在實像與虛像，在簡陋的金閣與華美的金閣之間，這種違和的落差與衝突，一次次地阻隔了他。本該使他更接近現實的「錨」，卻因為其虛假的本質，將他與現實推得愈發遙遠。

三島的暴烈美學，甚至他筆下充滿死亡氣息的情色美學，都帶有一點「豔屍」的成分——在生命最燦爛的時刻將其凝固於死亡，以達成美的極致。這並非單純厭女的延伸，而是源於對「生命究竟值不值得活」這最根本哲學問題的追問。

或許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
但他卻不能像太宰治那樣明目張膽地否定，那將與他鄙夷的頹廢別無二致。因此，即便在這個充滿謊言與假面的世界痛苦不已，他最終也只能回答——生命應當被獻祭。獻祭給一個他親手塑造的、宏大的美學與政治理想，從而在毀滅中完成他個人意義上的永恆。

我曾經很崇拜他，想成為他，但我越接近他的形象，越不想成為像他那樣的人。

三島的死亡，將他的忠誠與追求永遠地定格在了抽象的概念領域。而生存，則意味著依然處在時間的河流與關係的網絡之中，背負起對具體之人的責任，在虛無的荒原上，憑藉這份重量，認命地活下去。